

## 月光光

陈学阳

秋老虎翻过一页页日历，渐渐疲软娴静下来。空气中温润的气息扑面，时间慢慢将日子推向思念拔节的中秋。回忆饼香飘飞的那年那月，随意剪辑的片段，在童谣四起、凉风怡人的月夜，愈加清晰，醇厚。

节前一个墟日，在一阵窸窣窸窣的响动中，我睡眼惺忪，摸索着下床，跟上母亲去茅洞桥卖花生豆子，不图别的，只想看着母亲买回月饼。

晨曦瞬间倾泻下来，水一般泄满村子角角落落。母亲挑着一担花生豆子，在细如蚯蚓的山路走走停停，我向路旁人家给母亲讨水喝，足足两个钟头才到。墟上人比平常多，摊堆老高，越摆越长，快摆到西侧的县六中。在街边，母亲赶紧找小块空隙，放好担子，挤蹲下来。我站在地身后，扇着草帽，小眼珠子忍不住往月饼摊上撇。股股饼香直飘而来，我不停地咽口水，眼巴巴地盼贩子快点来收购。路过的贩子晃来晃去，一个接一个，母亲咬价不放。很快到中午时分，墟上人减少不多，我已饥肠辘辘，可知道母亲还有卖掉土产，不敢提要求。见我站立不安，母亲也急了，不停地揩汗，最后贱卖了土产，挣到的几块钱蘸着口水数上好几遍，好像会少一张一样。我紧跟母亲在街头巷尾新一轮讨价还价中来回转了两圈，只买回一个刚出笼的包子和三个麻月饼。母亲递过热乎乎的包子，说：“侬伢，中秋得先敬了月亮婆婆，再呷月饼噢！”我遂了母亲的意愿，可饼香并有被油纸隔绝，从篮子底飘出来，盖过包子的味道，一路飘到家里。

母亲包上一层纸，小心地扎好月饼，查验一番，轻轻放进提篮，高高挂在房梁的最中间，还在阁楼上加放老鼠架。她出去干活的时候，我和哥瞄着提篮，几次搬来椅子，想取下来尝一尝碎皮儿，都没够着。夜深，待我们睡下后，母亲又取下来，瞧了瞧。

盼着，盼着，在父母忙碌的准备中，中秋如期而至。刚吃过早饭，父亲就吩咐哥哥去侧岸田盘泥鳅。他则觅来一根长竹竿，让我提竹篮，跟他一起去队里后山打枣子，摘野果。母亲在堂阶杀鸡，鸡血先淋大门上，再用碗装着，开始备团圆饭。她叮嘱父亲打些板栗和野柿子回来，要我捡枣子时尤其小心柴草丛里的棘和蛇。

约莫晚饭时分，月亮悄悄爬上山顶，庭院，田野，远山，沐浴在一片祥和圣洁微凉的清辉中。父亲乘着月光爬上阁楼，揭开层层叠叠的干荷叶，舀出缸里当年新糯米酿出的湖之酒。母亲着块抹布抹净老桌漆面，从灶房里端出板栗炖鸡、酒糟焖鱼、红椒煎泥鳅……酒的醇香携带汤的清香，浸透厅堂每一角落。我们一家子围坐桌旁开始吃团圆饭。母亲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鸡汤。父亲边喝酒，边看着满屋的谷物、地瓜、花生和黄豆，不时凝视窗外，似乎想着明年的愿望。窗牖没有帘子，深蓝的天空被窗格划成几块，缕缕轻云，似嫦娥飘逸的秀发，曼舞的丝带。父亲喝得比往常多，越说越起劲，汩汩滔滔讲些他儿时中秋的往事。我和哥吃得特别快，一会儿就打了饱嗝，随后齐刷刷地在提篮和酒盅间来回注视。父亲猜到我们焦急的心思，加快了喝酒步伐。母亲一旁笑着说：“侬伢，等下敬了月亮婆婆，就可以呷啖！”

嫁十多里外李家沟的大姑姑，中午让表哥送来自家的蜜柚。团圆饭后，父亲便将两个大柚子掏空，刻出简单图案，穿上细绳，内点蜡烛，给我和哥每人做了个柚子灯。待伯叔都吃过饭后，就相约把八仙桌和凳椅搬到院子前坪中央，拼成条桌。母亲、伯母、婶娘相继端来炒香的花生、瓜子、板栗，煮熟的芋头、红薯、莲藕，还有白天打下的枣子，摘来的酸桔子、红柿子、野石榴……印象中，秋收的土产，几乎悉数上齐，最后神秘亮相的才是各家月饼。大人们将月饼放置土产的最中心，在清冽剔透的月光与柔和淡雅的柚子灯下，慢慢解开绳子和油纸。此时，小孩子早就迫不及待围上去，挨在桌旁闻诱人的饼香，目光不离大人们的手。

月半“敬老爷”是父亲和伯叔唱的主角。此刻，“敬月神”则轮到伯母、母亲、婶娘。她们轮流上香，面朝天幕铮亮如银盘的月亮，殷情作揖，念念有词。父亲告诉我们，男不拜月，女不拜灶，月亮是太阴神，定当女拜。

拜完月神后，月亮已升至星星点点的夜空正中，圆润晶莹，如硕大的夜明珠，明亮的银辉给簇拥的轻云镶上彩晕。田野的稻草垛，屋后的桐子林，朦胧的小山丘，在轻盈的月色下若隐若现，如梦如幻。大人们笑眯眯的，开始分发月饼，孩子们蹦跳着叫喊着挤拢桌旁，踮脚，探头，努目，早举起了小手。母亲给我和哥每人一个，自己和父亲共一个，还掰成几小块，分发给堂哥堂姐们，末了连漏油纸包里的一点酥皮，也舔得一千二净。当然，伯母、婶娘跟母亲一样，也给我们兄弟俩分发好些小块，让我们尝到不同的味道，体会别样的亲情。我们像摘到月亮般高兴，月饼在手里捂出了温度，一小口，更小口，慢慢品尝，生怕碎皮儿掉到地上。

“月光光，照厅房，五谷丰登装满仓；月光光，照地堂，思念亲人泪汪汪；月光光，照禾堂，兄弟姊妹喜洋洋；月光光，照脸膛，发奋读书坐中央；月光光，照四方，远走天涯归故乡。”我们唱着童谣，提着柚子灯，在月光中蹦跳，欢呼，到处乱跑。堂姐端出一盆水，拿来一面镜子，斜靠在水中照月亮。

夜风拂来，妻子把牖帘往两边拉了又拉，放眼尽是灯红酒绿。今夜，月亮还是当年的月亮，月饼却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变得多式多样，但附带了几许喧嚣与浮华，我已找不回儿时的心情，当年的感觉。只有记忆中团圆饭忙碌的情景，敬月神围聚的气氛，带着我悄悄走进故乡静谧温馨的月夜。

## 今又秋夕

——衡阳晚报副刊特别策划

## 只道天凉好个秋

宁朝华

在溽热中经过了漫长的煎熬，秋天终于姗姗到来。身处平淡而简单的生活境况中，时间的流逝总是悄无声息，唯有在季节的转换中才感受到光阴的匆匆，从春的繁盛、夏的喧嚣过渡到秋的沉静，仿佛只是一个转身而已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内心全然没有了悲秋的情怀，反而愈发喜欢这秋的况味。

南方的秋，虽然不如郁达夫笔下北国之秋的清、静、悲凉之美，正如其文所言“草木凋得慢，空气来得润，天的颜色显得淡”，但在我看来，这种慢、润、淡，也自有韵味与风情，没有那种凌厉的来势，而是以悠长的铺垫、温润的语气、和愉悦色的表情，迎面款款而来，让人们不至于在俯仰之间便是满目苍凉。

无论在校园，还是在田野，都能感受到这种“慢”。气温下降得慢，树叶枯萎泛黄的速度很慢，一条路从绿意葱郁到枯草萧瑟的转变，很慢，一江水的消瘦也很缓慢。在这样的慢中，人们有足够多的时间去阅读隐藏在光阴中的秘密。比如，一棵树从第一片叶子落下到枝桠裸露的历程，总在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还有多少丰美的日子，要好好去珍惜，既不仓促，也不懈怠。

都说中年如秋，要是如北国之秋一般转瞬即是一片肃杀，恐怕心里陡然而生的便是无尽的悲凉与颓废了。我宁愿中年如这“慢”秋，在缓慢凋零中依然有倔强的生机，依然有不甘屈服的模样。

“穿着很厚的青布单衣或夹袄的都市闲人，咬着烟管，在雨后的斜桥影里，上桥头树底下去一立，遇见熟人，便会用了缓慢悠闲的声调，微叹着互答着地说：‘唉，天可真凉了——’”，这是郁达夫笔下之人在北国秋天里的言行，与其说是悠闲的情调，倒不如说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消遣时光的方式。老年人如此，尚且说得过去，若要将中年过成这般，也够悲凉的了。

无日，一场持续的雨会让秋天变得越来越凉，寒意逐渐逼近身体，楼下的蟋蟀还在不知疲倦地鸣叫，它们的叫声将压低雨声，也使整个夜晚显得更加幽深、辽阔、空灵。它们，是秋天里卑微而又坚强的歌者。

一辈子生活在乡村里与土地打交道的父母，他们在完成秋收之后，又会拉开新的劳作的序幕。早出晚归，将刚刚空出来的稻田里的土再翻转过来，整饬成一块块方正的菜地，种上大片的油菜、萝卜、白菜……他们手中高高举起的锄头，在秋日温和的阳光下，依旧发出明亮的光芒，他们脸颊上淌下来的汗水，凉凉的秋风也吹不干。慢而润的秋天，给了他们一年中最后一个稍纵即逝的收获的希望，他们从来就不会将之错过。

至于“天的颜色显得淡”，大概是说南方的秋天，天不像北方蓝得那么彻底与纯粹，淡，意味着有几分朦胧，有几分浅显，看得不那么遥远，也不那么透彻。其实，正如世间的事，何必费尽心思去看穿，看透彻，保持一份猜想与好奇也不错。而蓝得纯净的天空，有一种莫名的虚无感。

“秋天到来的时候，我愿意是一棵落尽繁花的树”，一个诗人如是说。那么，就做一棵秋天的树吧，结自己的果，落自己的叶，不悲不喜，只道天凉好个秋！

## 岁晚独芬芳

刘新昌

电脑运行速度越来越慢，于是开始整理磁盘。整理到D盘的照片文件夹时，无意间发现一张照片。

老屋前，一棵葱郁的桂花树枝繁叶茂，金色的桂花开满枝头。桂花树下，摆着一张八仙桌，桌上，一碟，一碗，一果盘。碟瓷白，上面摆着金黄的奶油月饼，碗青花，里面盛着黄红的南瓜小米粥，果盘月牙尖，几串紫色玛瑙葡萄泛着水灵灵的光。奶奶富态地坐在藤椅里，手里拄着红木拐杖，眯着眼，弯着眉，豁着牙，笑容灿烂。

泪水瞬间从我眼眶奔涌出来，那年回老家过中秋的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，当时真没想到那是奶奶在人世间最后一个中秋节！

那是2012年，中秋节连着国庆节，全国多放假一天。那年，女儿刚出生半年，父亲提前打电话给我，说奶奶老念叨，想中秋节和她的重孙女一起过，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就早点回来吧。于是，9月29日下班后，我们立刻赶往老家。三百多公里的路程，平时三个半小时就到了，可那晚高速公路上车流量非常大，堵车严重，我们到达老家时，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。

车刚在院子里停稳，奶奶就踮着脚尖从房间里出来了，她颤巍巍地伸出双手想抱她的重孙女。可我怕97岁的她年事已高，抱不住，又怕来回倒腾把女儿弄醒，晚上哭闹，于是就将女儿抱在怀里，让奶奶亲了亲就回房了。

等我洗漱完重新回到客厅时，奶奶仍没睡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盯着电视看，见到我下楼来，精神很好地对我说：“闻到桂花香了么？明天早点起来，我给你做桂花粥喝。”

这时我才发现，厨房的灯亮着，电紫砂锅开到了慢煲档，锅盖敞开，升腾的热气在厨房里缭绕、氤氲，小米在锅里沸腾、翻转，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。可我实在太困了，和奶奶聊了一会天就回房睡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被一阵浓郁的桂花香“吵”醒，以前不理解“花香袭人”这个词的含义，总觉得太过夸张，香味还会袭击人么？可那天早上我真实地体会到了。那香味就像一阵阵冲击波，冲击着我的嗅觉和神经，让我不自觉地想做深呼吸，它更像一双温柔的手，丝丝滑滑地从我身后包抄过来，让人有一种被幸福拥抱和包裹的甜蜜感。

我赶紧起床去看奶奶，只见她已经坐在桂花树下了，见我出来，她指着屋门前的路对我说：“你看，今年的桂花最香最好看。当年为了方便你们开车回家，你爸将这条进出小路修成了水泥路，路修好后，道路两边光秃秃的，你爸准备种花，我说，种桂花树，金桂、银桂、丹桂，都种上。桂花多漂亮，银桂白，金桂黄，丹桂红，还香得很，老话说得好，‘一朵才开，人家十里须知’”。

那天早上，我搀扶着奶奶，在屋门前这条路上慢慢地走着，看桂树，赏桂花，说往事。阳光是那样酥暖，风儿是那样轻柔，那桂树叶重重叠叠，翠绿如碧玉，那或黄或白或红的桂花，淡雅精致，成簇而开，很容易让人想起朱熹那首《咏岩桂》——亭亭岩下桂，岁晚独芬芳。叶密千层绿，花开万点黄。

那时万万没有想到，精神状态那么好的奶奶，在2013年春节前忽然离开了我们。现在看见这张照片，忽然觉得奶奶与桂花是如此相似。桂花不似桃李那样艳丽，也不如牡丹那样富贵，花朵小小的，颜色淡淡的，但它却是“龙涎染就、沈水薰成”，能将浓郁的芳香飘向人间。奶奶呢，长相普通，个子平常，但她秉性温雅柔和，情怀疏淡悠远，将一生浓烈的爱倾注在我们这个家里。

奶奶去世时，一位亲戚送来花圈，却来去匆匆，不曾写挽联。父亲要我写，我只顾着伤心，头脑一片空白，不曾下笔。直至奶奶上山，花圈也没提上挽联，任由它风吹雨打，零落成泥。

前几天，读李清照的《鹧鸪天·桂花》，忽然觉得词里的那句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”是那么贴切，摘抄于此，算是补上了。